



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建设成果

中国就业战略报告2005—2006

面向市场的 中国就业与 失业测量研究

Report on Measurement of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in China

曾湘泉 等◎著

中国就业战略报告2005—2006

面向市场的
中国就业与
失业测量研究

Report on Measurement of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in China

曾湘泉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面向市场的中国就业与失业测量研究/曾湘泉等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中国就业战略报告 2005—2006)

ISBN 7-300-07191-0

I. 面…

II. 曾…

III. ①就业-测量方法-研究报告-中国-2005—2006

②失业-测量方法-研究报告-中国-2005—2006

IV. D6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2880 号

中国就业战略报告 2005—2006

面向市场的中国就业与失业测量研究

曾湘泉 等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 965×1300 毫米 1/16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24.75 插页 1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30 00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本报告是继“中国就业战略报告 2004”《变革中的就业环境与中国大学生就业》出版之后的第二部研究报告。今年的报告包括一个总报告和九个分报告。在 2005 年 12 月 3—4 日召开的“中国就业与失业测量国际研讨会”上，我们向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发布了本报告，现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公布的就业和失业数据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状况不相吻合的现象。总报告《建立面向市场的我国就业与失业测量体系》，通过文献研究、历史回顾、深度访谈、计量模型构建和计算等方法，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和解释。报告认为，国家应当从战略的高度重视劳动力市场测量，特别是就业和失业测量体系的建设。尽



管经过十年的探索,我国的劳动力调查制度已经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宏观经济研究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要求相比,我国的就业和失业测量体系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报告从体系设计和实证研究等方面对我国就业与失业测量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得出了四个重要的研究结论。从企业就业调查、职位需求测量和灵活就业统计等多维度提出了未来我国就业和失业测量体系建设的架构和设想;在实证研究部分,对我国自然失业率的水平进行了测算,分析了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原因,并就目前我国政府采用的登记失业率指标进行了评价。报告特别强调,我国就业和失业测量体系的建设,既要学习和吸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做法,更要正视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更深入地研究和探讨发展中国家就业和失业测量的一些特点和规律。

九个分报告分别从就业与失业测量的理论分析、历史回顾、体系设计和实证研究四个角度,对我国面向市场的就业与失业测量体系建设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

任何统计活动均应服务于特定的目的,但历来对劳动力市场测量的关注点都集中于概念的定义和具体环节的实施,对测量本身的目的和意义的探讨相对很少。由杨伟国和孙媛媛撰写的分报告《劳动力市场测量及其经济含义》,在分析劳动力市场测量指标的经济含义的基础上,以欧盟2000年选择制定的结构性指标为例,剖析了劳动力市场测量指标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间的紧密联系,并阐述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劳工组织建立的劳动力市场指标体系(KILM)所具有的独特价值,揭示了劳动力市场测量的意义,旨在为构建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提供必要的基础。

宋长青研究员长期在国家统计局工作,对我国就业与失业的测量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分报告《对我国就业与失业测量的理论思考》中,他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社会劳动的测量,在校学生参加社会劳动是否应计入经济活动人口,军人的劳动是否属于社会劳动,职工、失业、隐性就业和隐性失业的测量等许多国

内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很多家务劳动实际上创造并体现了价值,因而具有社会劳动的性质。社会上已出现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趋势,所以应将大部分家务劳动纳入社会劳动的范畴。从测量的角度考虑,每天为本人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从事家务劳动一小时以上可以算作社会劳动,夫妻双方共同抚养子女的劳动都应算作社会劳动;在校学生既然从事有收入的劳动,也就创造了价值和使用价值,他们的成果已被计入GDP中,这些人员也应计入就业人口中;在校学生找工作,必然会对当前的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其所起的作用与一般失业人口是一样的,因此,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看,他们与一般失业人口并没有什么区别;军人应该是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特殊群体,一国的自然资源之所以成为本国而不是别国的财富,正是本国军人(以及其他保卫者)保卫的结果。军人的价值正体现在对一国领土资源的保护方面。我国职工的统计定义与国际上雇员的定义应当是基本相同的,但目前,我国职工统计的实际口径比定义大大缩小了。从现实情况出发,已不可能通过全面统计获得全部工资劳动者的数据,而应通过抽样调查推算取得。我国的职工统计也可适时改为雇员统计;我国的失业定义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失业定义是基本一致的,当前有争议的是失业调查是否应包括农村。宋长青认为我国农民从理论上讲都有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只要从事生产劳动,就能够获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因此,在乡村不存在失业问题。农民如果无地无业,就只有到城镇去寻找工作了。因此,只要将劳动力调查对象确定为城镇常住(或现在)人口,也就包括了进城找工作的农民,这实际上反映了全社会劳动力的失业情况。在我国,隐性就业和隐性失业是两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但不可能实际测量,也不应将隐性失业与失业混为一谈。

由张志斌撰写的分报告《中国开展劳动力调查的回顾与评价》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劳动力调查进行了历史总结和回顾。报告分析了中国劳动力调查制度建立的背景,中国劳动力调查建立



的原则、制度及重要问题,中国劳动力调查的变革与做法等。从抽样设计、调查员队伍建设和数据汇总等方面讨论了劳动力调查存在的三大问题。从指标、抽样和全国劳动力调查制度的正式建立等方面提出了我国劳动力调查制度进一步改进与完善的设想。

有三篇分报告涉及我国就业测量体系设计的主要内容,即《中国企业就业测量体系的现状、问题及重构思路》、《建立全国统一的灵活就业调查体系》和《发达国家职位空缺数据收集和调查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对我国的借鉴》。

伴随着我国经济形式的多元化发展,企业就业测量成为了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由刘彩凤撰写的分报告《中国企业就业测量体系的现状、问题及重构思路》采用文献法和访谈法,总结出我国企业就业测量存在的三大突出问题。一是测量体系和管理体制。我国企业就业测量体系是分类分块的,包括劳动统计报表制度、私营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和乡镇企业统计三部分,但是,三者之间的测量标准不一致,既不能通过简单相加形成完整的企业就业统计,也无法进行准确的横向比较。我国企业就业测量管理体制属于高度集中型政府统计体制,但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松散性,这也是目前我国就业统计数据失真的原因之一。二是测量方法。目前,我国的就业调查方式主要包括全面调查和行政记录两种方式,较为单一;测量周期主要包括季度和年度,测量的灵活性与时效性不够;样本管理没有类似国外企业登记系统的样本框维护,不能及时跟踪企业的变化情况。三是测量指标。我国企业就业测量指标的设置较为繁杂,且与国际相比仍存在着缺漏与不足。在这三个问题的基础上,本报告对我国企业就业测量体系重构、测量信度、测量瓶颈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结合我国企业就业状况,本报告提出应该从四大维度构建我国企业就业测量指标:就业水平、就业成本、就业活力和就业效率。根据我国的现实状况,本报告认为,我国可以分两个阶段实现企业就业测量体系的重构。

伴随着灵活就业占我国总就业的比重不断上升,灵活就业的统

计问题也变得日益重要,但我国目前还未将灵活就业的测量纳入正式的统计体系中。一方面,由于灵活就业的表现形式复杂,学术界与实际统计部门对灵活就业的统计概念与界定标准尚无定论,使得现有的估算结果众说纷纭;另一方面,对于灵活就业的测量分散在现有的一些调查统计中,包括企业就业定期报表制度、人口抽样调查与政府的行政记录,这三个来源的数据不仅存在交叉,而且不能通过将它们加总得出灵活就业的总量数据,数据信度也较低,不能反映灵活就业的真实情况。同时,与非正规就业相比,我国灵活就业比非正规就业的涵盖范围更广,既包括非正规就业,也包括部分正规就业,所以并不能直接应用国际上对非正规就业的测量定义与方法。有鉴于此,牛玲在她撰写的分报告《建立全国统一的灵活就业调查体系》中提出,我国应在明确界定灵活就业的统计标准的基础上,建立以劳动力调查为基础的灵活就业统计体系,运用法律政策监管情况、雇员情况、工作稳定性、工作地点、劳动关系与劳动保护归属等指标,将灵活就业调查模块附着在劳动力调查之中,并通过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社会保障、职业培训与劳动保护等方面的优惠措施,增强被调查者的内部动力,从而提高调查数据的真实性。

唐臻在分报告《发达国家职位空缺数据收集和调查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对我国的借鉴》中,以美国对职位空缺数据的统计和分析为主线,在参考其他主要国家的政策和实践的基础上来进行职位空缺数据的收集和研究的比较,并对中国劳动力需求统计的情况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评论。报告以1965年NBER的研讨会为分水岭,把世界范围内对职位空缺数据的收集和研究的划分为两个阶段:(1)20世纪30年代到1966年:这个阶段主要是对职位空缺数据收集的探索阶段;(2)1967年至今:这个阶段主要是各个国家对职位空缺数据开展大规模调查,在数据收集方法上的规范发展和理论形成阶段。通过比较发现,职位空缺数据是经济景气情况变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指标,同时,它也是一个便于使用的指标。职位空缺数据是反映劳动力需求的一个可行的指标,对劳动力需求趋势的预测效果很好;职



位空缺数据和失业统计数据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把握和分析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从而出台正确的劳动力政策;职位空缺统计数据在对培训需求的指导方面是很有用的,尤其是在短期培训方面对于帮助失业者找到工作有很好的效果;许多国家将职位空缺数据用于职业指导,但这种指导的针对性和实用性都不强。

我们完成了三篇我国就业与失业测量的实证研究报告。劳动力参与率是测量劳动力市场劳动供给行为的一个最基本的指标,但在中国的劳动统计中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由李丽林撰写的分报告《中国转型时期劳动力参与率的测量、变化及其意义》,利用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详细分析了中国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指出导致不同组人口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体制的变化,并且强调,这种趋势将会延续下去。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应该改变就业政策,以缓和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有必要调整劳动统计方法,对劳动力参与率指标给予必要的重视,及时监控劳动供给状况。

作为商业周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失业率是一个有价值的分析概念,它简化了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和选择。然而在中国,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主要是因为其真实值尚未明确。由曾湘泉和于泳撰写的分报告《我国自然失业率测量研究》,在回顾国外自然失业率测量模型的基础上,基于可变参数的假设,构建了包含自然失业率变动过程和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的状态空间模型。模型假定:自然失业率为一随机游走变量,通货膨胀是由通胀惯性、失业缺口表示的需求冲击和一系列供给冲击变量决定的。报告采用两种方法测度通货膨胀,分别用三个变量代理“短期供给冲击”,组合为六个有差异的模型。最终应用卡尔曼(Kalman)滤波方法估算出1992—2004年随时间变动的自然失业率曲线。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自1992年以来,中国的自然失业率不断上升,并在2002年达到最大值。尽管上升趋势十分明显,然而2000年以后,自然失业率一直在4.8%~5.6%的范围内波动,相对稳定。与同期主

要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这一水平并不高，但自然失业占总失业的比重很高。通过回顾近 10 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变化，报告从几个方面对自然失业率的上升作出了解释，其中，结构转变的加快和青年就业问题的突出为其主要原因。因此，加强失业者的培训体系建设、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对青年就业给予重点关注应成为促进就业的政策取向。

分报告《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评析》反映了丁大建进行的一项有关登记失业率的调查研究成果。中国的失业率统计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失业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我国唯一的失业率指标——城镇登记失业率却越来越失去公信力，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境地。报告首先汇总归纳出了国内学者提出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六大理论缺失，即：人口范围过窄、年龄限制不符国际惯例、登记方式难符失业真实、登记失业未含隐性失业、失业与就业的人口范围不一致、指标体系过于简单等。报告的主体内容是从行政登记的意义与特点、失业登记的制度规定，以及对实际登记操作过程的考察分析三个方面对城镇登记失业率进行深入的剖析，特别是通过独立访谈调查资料——对全国 13 个城市 25 个基层失业登记机构一线管理人员的访谈调查汇总数据，首次揭示了失业登记数据收集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工作细节上的混乱和数据误差来源，这种基层工作过程中的混乱及误差的产生，又可以从失业登记制度的特性和缺陷上找到原因。报告最后提出了四点结论性的建议：（1）现行城镇登记失业率不适宜再作为反映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基本形势的宏观判断指标，因为它确实已不再具备这一效力；（2）现行城镇登记失业率自然也不适宜继续作为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的，在各地乃至全国的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规划指标、控制指标和考核指标；（3）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全国的劳动力抽样调查体系，建立专业队伍，完善方法制度，使这一调查成为我国劳动力就业与失业基础统计信息的基本来源，确立调查失业率指标体系的正



统地位；(4) 改造城镇登记失业指标，使其转变为单纯的失业保险领取人数指标，发挥其真正的管理登记信息的作用，为失业保险工作与就业促进工作服务。

在本次研究工作中，我们收集了国际劳工组织、美国劳工部统计司、日本劳动省及我国台湾地区大量就业与失业测量的理论和实践资料。为了使大家共同分享研究信息，更好地推动我国就业与测量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本报告还提供了若干资料性的分报告，包括由耿林老师撰写的《美国的失业与就业测量》、由台湾地区就业与失业测量体系设计专家张丕继先生撰写的《劳动力测度——台湾的经验》、由易定红和应炜撰写的《Panel Data 在劳动问题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

本报告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课题组在国家统计局科研院所及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有关专家的支持下，历时两年研究取得的成果。课题组除了查阅了大量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外，还对中央和地方的统计部门及企事业单位进行了 30 余次现场访谈。2004 年 2 月，课题组开展了“城镇失业登记实际操作过程”的走访调查，走访了分布在全国 10 个省（直辖市）的 13 个城市内的 25 个城镇街道办事处、基层劳动保障机构或居民委员会，根据统一的调研大纲对基层从事失业登记工作的一线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就调研大纲所列的 15 个问题收集了答案。课题组成员还利用到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访问讲学的机会，与美国劳工部、德国纽伦堡就业研究所、日本劳动省、韩国劳动科学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的就业与失业测量和统计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尽管国内已有一些有关就业与失业测量和统计的分析和研究成果，但总体来说，对于面对市场经济的新环境和新形势，如何构建新的测量指标和统计体系，迄今为止仍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本报告中涉及的我国自然失业率的测量、我国职位空缺的调查分析、单位就业测量体系的构建等，在国内都很少有人研究和探讨。可以说，本报告填补了国内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间，我国的就业形势仍会异常严峻，中央

提出要不断加大对就业工作的支持力度,将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为此,就业政策的科学化显得尤为迫切。在2003年3月28日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我本人和蔡昉教授应邀就“世界就业发展趋势及我国的就业政策研究”进行讲解,我们也曾谈到发达国家的就业与失业测量和统计体系的经验和做法,中央领导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在我们和其他专家学者的积极推动下,国家最近已正式批准开展全国范围内的1%劳动力抽样调查,劳动力市场的测量和统计工作的地位不断上升。尽管如此,我国就业与失业的测量和统计,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操作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就业与失业的测量是国民经济宏观经济活动的“温度计”,对我们正确判断就业与失业形势尤为重要。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和管理水平仍很落后,继续系统和深入开展就业与失业测量研究,对我国来说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项持久性的建设工作。希望本报告的出版能推动此项工作在我国深入开展。

2005—2006年的研究报告来自两个课题的资助。首先是“十五”“211工程”“中国劳动力市场及其统计指标体系研究”。虽然这项研究课题的经费十分有限,但课题本身直接引发了我们对我国就业和失业测量问题研究的高度兴趣,因此,我们得到了最初的研究资助。其次,我本人承担的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我国就业战略研究”,也提供了后续的研究资助,并且还将为我们启动“中国就业战略报告2007”《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中介服务体系研究》提供研究资助。我们坚信,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中国就业研究所的就业战略系列报告,将大大推进我国的劳动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也将对我国的就业政策研究工作发挥积极的作用。

曾湘泉

2006年2月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Abstract

Chinese Employment Strategy Report in 2005—2006: Research on the Market-oriente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Measurement

Xiangquan Ze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I Background

Since 1990s, some bewildering phenomena have come out in Chinese labor market. On one hand, within the period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the number of employee should remain increasing



in normal speed. But the estimation, came from the traditional measurement system, is decreasing year by year. In 2003, the number of employee estimated from urban household survey is 256.39 million, whereas the number of employee estimated from labor statistical report is 109.698 million. Obviously, the current system of employment measurement has already failed in reflecting the change of employee numbers in Chinese labor market.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1990's, the state-owned companies carried out labor contract regulation, parts of workers faced the problem of laid-off and reemployment. The unemployment problem of the state-owned companies became acute. The government is confronted with greater pressure of employment. While, according to the urban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rate which we use all along, Chinese unemployment rate only ranges from 3.0% to 4.0%. This rate is far less than 5%, the natural unemployment rate under full employment situation in some countries. The unemployment rate published is often criticized for it is much lower than the real level of Chinese labor market.

Otherwise, due to the transi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economy, in the labor market, people often use two categories to judge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which are so-called hidden unemployment and hidden employment.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ment of hidden unemployment, companies have a lot of surplus workers, so the unemployment rate should be very high. Thereout, Chinese unemployment rate is often considered the highest all over the world. But, the level of Chinese social security is so low that it is hard to image a person without any job can make a living. More accurately speaking, there is no one gets paid by working or other means in a family. The definition of "working" conforms to the

standard of ILO, "one-hour criterion in reference period", and also conform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exible employment encouraged by Chinese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the unemployment level in Chinese labor market may be surprisingly low. Moreover, there are people neither employed nor unemployed in the labor population. Some prolong their education period, some quit from the labor market. The phenomena arise the analysis and level judgment of non-labor.

What's the root of the above problems? The basic reason is the lack of a scientific measurement standard, methodology and system for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in China. Thereout, a lot of paradoxical descriptions and opinions emerge in all kinds of news and nonprofessional reports, which exert bad influence on macroeconomic research in economics academia and macroeconomic decision of the government, also lead to the public's wrong conception and recognition of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situation in Chinese labor market.

The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measurement reflects the micro-operation of labor market objectively, also concerns the accurate judgment over the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A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system of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can reflect the dynamics of labor market and the adjustment of labor market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labor supply, labor demand, labor price, labor make-up, labor flow, labor source utilization, and so on. Employment measurement and statistics should be used as a weatherglass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 of labor market and nat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also should be the base of macro-control and micro-instruction nationwide. Chinese reform of marketization is far from realization. Influenc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bor rela-



tion, such as registered permanent residence, enterprise attachment and implicit labor contract, Chinese labor market ha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ransitional economy. The labor relation is much complex, and this situation will go on for a certain time.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especially with the deep reform of labor market, the qualifications, needed for constructing the market-oriented modern measurement system of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are developed preliminarily. We should research deep into the theory, methodology and indicator of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measurement, construct measurement standard and measurement system of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for the current labor market. These can greatly promote Chinese academia of labor economics to study or analyze the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of Chinese labor market. And also, the government can make macro-decisions about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on a scientific basis, which will produce better policy effect.

II Current Research

i Measurement of Employment

Since 1980s, international researches on employment measurement have focused on two aspects. One aspect is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employment estimation. Employment data are widely used in assessing current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short-run prospects for the economy, while employment data from different surveys are always diverging.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CPS) and current establishment survey (CES) are the main sources of employment data. The employment data from the above two surveys are different but complementary. CPS emphasizes particularly on the labor supply measurement, provides data by employment statu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ocial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CPS measures employment, also measures unemployment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CES is quite different with CPS. CES focuses on the measurement of labor demand, providing data on non-farm jobs, working time and income. Divergences between the above two measurements arise from several sources, such as conceptual differences in the measurements, differences in coverage, and differences in how the data are collected and estimations are made. The two measurements are complementary, as each attempts to represent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Glenn H. Miller, Jr., 1987). They form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labor market. CES provides data on jobs, and reflects the change of labor demand, so most economists favor the data from CES. The regressions of measurements of economic activity on employment measurements indicate, compared with CPS survey, the employment data from CES is the better indicator of changes in economy activity over short periods (Glenn H. Miller, Jr., 1987). Another aspect is the evalu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employment measurement project. The accuracy of data and bias of methodology are the important points in the evaluation. Experts carry out theoretic analysis and experimental test on the employment measurement problems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questionnaire design, sample selection, indicator design, data collection, bias control and adjustment, survey implement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data analysis and publication, etc. (Robert L. Stein, 1980; Harvey R. Hamel and John T. Tucker, 1985; Patricia M. Getz, 2000).

The definition of employment used in our country is quite differen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here is no comparability in the statistical indicators with the same name. Employment population in-